

戴高樂將軍之死

(法)讓·莫里亞克著

張芝聯譯



31
02
20

(法)讓·莫里亞克著 張芝聯譯

戴高樂將軍之死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 版 權 所 有 ·

書名：戴高樂將軍之死

作者：（法）讓·莫里亞克

譯者：張 芝 聯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
電話：五一二八三六七一

印刷：香港灣仔星街十五號
海 港 印 刷 公 司

定價：港 幣 五 元

初版：一九七九年四月

出版說明

夏爾·戴高樂將軍於一八九〇年生於法國里爾的一個天主教家庭。一九二二年以少尉身份參加阿拉斯城第三十三步兵團，開始他的政治和軍事生涯，此後一直在軍隊和國防部門供職。一九四〇年晉升為將軍，並在雷諾內閣中任國防部長。

一九四〇年六月中旬，在法國貝當政府向希特勒德國投降前夕，戴高樂決定離法遷英；並立即於六月十八日在倫敦發表著名的廣播演說，號召旅英法人跟他取得聯繫。貝當政府投降後，他毅然與它斷絕關係，發起「自由法國」運動，後改名為「戰鬥法國」運動，反抗法西斯侵略。一九四三年，他在阿爾及爾領導成立「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後經改組，成為以他為首的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即第四共和國。在第四共和國時期，法國政局不穩，政府屢次更迭。一九五八年，國民議會授權戴高樂組織政府，並通過新憲法，成立第五共和國。戴高樂在執政期間，奉行維護法國獨立和自主的對外政策，戴高樂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公民投票後辭職。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戴高樂逝世。

「戴高樂將軍之死」一書，係長期跟隨戴高樂的新聞記者、作家讓·莫里亞克（Jean Mauriac）所著。全書共分六章，主要記述戴高樂在一九六九年四月至一九七〇年十一月的期間的思想和活動，他對一九六九年四月法國公民投票的主張、辭職前後與其部屬和家屬的談話、在公民投票中遭到失敗後的憂鬱心情、對待法國政治事務的態度、他對訪問中國大陸的考慮，以及遊歷愛爾蘭和西班牙的情況，等等。本書對了解和研究戴高樂本人以及法國某段時期的歷史情況，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九七八年八月

本書有一個來由：戴高樂將軍死後，我給法新社寫了幾篇文章，供一般採用。法新社和它的社長讓·馬蘭先生准許我引用這些報道，我對他們表示感謝。

讓·莫里亞克

目 錄

第一章	離職·····	一
第二章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在愛爾蘭·····	三五
第三章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八日在西班牙·····	四四
第四章	訪問中國的計劃·····	五六
第五章	最後的談話·····	六六
第六章	死亡·····	九三

第一章 離職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日星期日，即舉行公民投票七天之前，戴高樂將軍在愛麗榭宮小禮拜堂，參加了由他的姪子弗朗斯瓦·戴高樂神父主持的彌撒。儀式結束之後，他在私宅接待他的兒孫們，他不在科龍貝度週末的時候總是如此的。那天他對他們說：「我知道這次公民投票要失敗。從吉斯卡爾·德斯坦聲明他不贊成公民投票法計劃那時起（這項聲明是這位布伊·德·多姆省的代表於四月十四日在沙姆里埃爾發表的），我就肯定地知道要失敗。我將失去獨立派的票，他們將追隨吉斯卡爾。」

事實上，據某些同他親近的人說，直到二月十九日（那天在部長會議上正式確定四月二十七日為公民投票日）為止，將軍確實是滿懷信心的。就在二月十九日之後兩天，戴高樂將軍向他的幾位部長表示他的猶豫，乃至考慮、甚至決定要推遲投票日期。莫里斯·顧夫·德姆維爾總理和某些政府成員，幾個月來一直堅持要戴高樂將軍延期舉行公民投票，希望他會放棄這個計劃。有一天，大約在年初，國家元首曾經問過愛麗榭宮主管非洲和馬

爾加什事務的秘書長雅克·福卡爾：「那麼，龐比杜以爲如何？」他答道：「龐比杜認爲這次公民投票有失敗的危險，而且要我轉告你，不如放棄爲妙。」

在公民投票的日期確定後若干天，米歇爾·德勃雷曾企圖利用將軍的躊躇心理，對他說（這已是第二次了），無論就實質來說，還是就日期來說，他都反對這次公民投票，因爲法國人民認爲這不是當務之急。這次談話結束後，共和國總統似乎決定要推遲公民投票日期了。他高聲說：「人們會講，戴高樂退縮了！這有啥，退縮並不可耻！」米歇爾·德勃雷同其他幾位部長，其中包括曾向將軍轉達各省省長的悲觀報告的雷蒙·馬斯蘭，當時以爲他們的意見已佔上風。但是與此同時，將軍受到來自相反方面的壓力。爲數不少的人雖然在公民投票的日期公佈之前持反對態度，但認爲現在再改變主意已經太遲了。他的一位助手對他說：「公民投票日期正式宣佈以後，你不能再退縮了。你會喪失全部威信。這比什麼都糟。」於是將軍取消了他同米歇爾·德勃雷講過的話，認爲日期既已確定，骰子算是擲出去了。他宣稱：「我沒有別的可選擇了。要不就挑開膿疱，要不我就下台。」

莫里斯·顧夫·德姆維爾事後說：「將軍自己明白，如果不重新獲得一次人民的贊同，他就無法繼續掌權。他的最後的躊躇顯然是假裝的。照他的老脾氣，他在最後的時刻仍向我們提出可能推遲舉行公民投票的問題，明知我們會給以否定的回答。然而，不論我們如

何回答，他還是會維持公民投票的原議的。」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三，戴高樂將軍確信大勢已去，因此知道這是十多年來他主持的最後一次部長會議了。會上的討論很簡單，都是例行議程。在就席以前，他像往常一樣，緩步繞桌一周，同政府成員一一握手。將軍態度鎮靜，神情自若。只有一句話令人意識到局勢的嚴重性。宣佈散會的時候，共和國總統簡單地說：「原則上咱們下星期三再開會。誠然，我們希望下星期再聚。如果事與願違，法國歷史上的一章就此結束了。」這話之前，當時的外交部長米歇爾·德勃雷剛匯報了國際形勢，德勃雷說：「當前的主要問題是法國的地位問題。有一點很突出：所有國家都對法國表示重視。如果公民投票的結果對我們不利，一切都將大受影響。只有法國人自己不瞭解這一點……」會議的氣氛始終是沉重的。有幾位部長在離開愛麗榭宮時，對共和國總統府秘書長貝爾納·特里科說：「我為將軍感到難過……」所有的人都知道，這是最後一次看到戴高樂將軍在這張桌前，坐在安德烈·馬爾羅和米歇爾·德勃雷之間，面對着莫里斯·顧夫·德姆維爾總理。這次會議後，一些政府成員，包括安德烈·馬爾羅和奧利維埃·吉夏爾，同龐比杜先生在聖·日爾曼林蔭大道的拉丁美洲飯館同進午餐。陪客中有埃德蒙·米什萊和「解放了的巴黎人報」社長埃米

利安·阿莫里。其中有一位後來在他的個人筆記中寫道：「馬爾羅向我們預示，將來會發生一些可怕的事情。」

在去科龍貝之前兩天，戴高樂將軍絲毫沒有改變他的計劃。部長會議後，他在愛麗榭宮私宅內舉行最後一次「親信們」的會餐。在座有沙隆冬、杜維亞爾、戴旦熱、特里科、將軍的財政顧問普拉特、副官塔隆上校。儘管國家元首半個月來在私下談話中並不掩飾「一切都完了」的情緒，但在客多的場合卻沒有流露出這種想法。然而，這些來賓同參加部長會議的各位部長一樣，都認為這是最後一次見到戴高樂將軍了。聚餐會上籠罩着沉重、悲鬱的氣氛。共和國總統態度鎮靜，彬彬有禮，同往常一樣可親。他對他的財政顧問、出生在里爾的同鄉阿蘭·普拉特尤其表示殷勤（後來普拉特應將軍的請求，曾到科龍貝去審閱「希望回憶錄」第一卷中有關經濟和社會事務一章。莫里斯·顧夫·德姆維爾也曾審閱有關對外事務兩章，貝爾納·特里科審閱有關阿爾及利亞部分）。

午餐後端上咖啡，夫人們湊在一起閒談時，將軍坐在一張安樂椅上對客人們說：「我完全可以不搞公民投票，但是在我面前有兩種選擇：或者到我七年任期結束為止毫無作為，或者做我認為應該做的事。由於這次公民投票並不是在嚴重事件壓力下舉行的，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如果我們幸運地獲得絕對多數票，那麼共和國的前途就可以穩定了。」

是否由他本人來穩定這個前途呢？毫無把握。幾個月前，共和國總統曾對菲利普·戴高樂說：「我不準備在八十歲以後繼續擔負我的任務。對一個國家元首來說，太老了。我還不能確定什麼時候退休……也許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生日那天，也許在隨後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他曾考慮在他發表傳統的新年祝詞時宣佈離職）。然後，在我死前，我還需要一點時間來撰寫我的回憶錄……」在此以後，他有一天還對喬治·龐比杜說過：「我不會一直做到任期滿了。」菲利普·戴高樂認為，將軍打算在區域改革就緒後就退休，這點是毫無疑問的。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三的這天下午，戴高樂將軍照例用來會客。這天召見民航局秘書長雅克·布瓦特羅和高等師範學院院長羅貝爾·弗拉斯里埃。布瓦特羅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在愛麗榭宮曾任將軍的司法和憲法顧問。當天上午，戴高樂將軍已經最後探測到多數將投「反對」票。布瓦特羅後來說：「儘管局勢嚴重，他對事業的責任心如此之強，以至他同往常一樣，在半小時內細心傾聽我向他陳述的關於民航的一些問題（航空人員情況、各區航空港口設備情況）。他雖不抱任何幻想，但是同時，他仍願意保留幾分希望；而在他的內心裏，不管外界情況如何，他直到最後仍抱着幾分希望。」談話結束前，將軍在提到公民投票時宣稱：「好吧，我要告訴你，如果事情順利，那自然很好；如果不順利，那

也很好……」他把客人一直送到辦公室的門口，繼續說：「何況，你知道，反正總得重新做起……」布瓦特羅說：「不，不，一定會順利的。」「咱們瞧着吧……」將軍答道。

晚上呢，從六點鐘開始，他同每天一樣接見他的四位主要助手：貝爾納，特里科，他的辦公室主任札維埃·德·拉·史伐勒里，私人參謀長拉朗德將軍和雅克·福卡爾。戴高樂將軍問福卡爾說：「那麼，人們在說些什麼？這次公民投票……，肯定的，我們將被擊敗……」對方試圖給他打氣。他打斷他的話說：「我告訴你，我們被擊敗了。別給我講這些好聽的故事了，也別給你自己講了。」他接着說：「星期日晚上九時左右以後，當真相已經大白時，該做的事是這一些……」戴高樂將軍這時發了指示：夜間搬運檔案，暫時存放在索爾菲利諾街五號（也就是他重新執政前的辦公室）。「星期一早晨到中午，愛麗榭宮的全部技術顧問和專員都要離宮。」他補充說：「這一切必須保密，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已經做了這些佈置。你要注意，明天在我的最後講演錄音的時候，不能讓人有絲毫覺察。」最後，將軍給辦理非洲和馬爾加什事務的秘書長辦公處「格勒奈爾街」作了指示：「福卡爾，你必須留在那裏。而且，他們會讓你留任的，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國家元首的這個預見沒有實現：五月二日，阿蘭·波埃先生讓國務參事伯比先生接代雅克·福卡爾。）將軍補充說：「我們同非洲人的關係是合乎人情的。這種關係是通過你實現的……」他想

到忠誠的非洲說：「我不願讓非洲人產生這樣的想法，似乎我在最後的時刻沒有考慮他們的問題。必須讓非洲人知道，我不會忘記他們……」八點差五分，他結束了談話，以便不錯過電視新聞。同每天晚上一樣，他親手關滅了辦公室所有的燈，然後回到自己的房間。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四，這將是戴高樂將軍在愛麗榭宮最後的一天。約九時三刻，他提着黑皮包來到辦公室。同每天早晨一樣，他從走廊的旁門進入辦公室。副官辦公室的紅燈一亮，他們就知道他到了。將軍照例看到一份當日要接見的人名單和五份卷宗：一份深紅色的皮卷宗，上面用金字刻着「戴高樂將軍——信件」，裏面是他個人往來的信件；一份灰色卷宗，裏面是報刊概述（實際上，戴高樂將軍每天早晨在到達辦公室前已經翻閱了法國報刊和外國主要報刊）；一份紅色卷宗，裏面是外交電報；一份淺藍色卷宗，上面刻着「共同體主席先生」幾個黑字，內容是關於非洲事務；最後一個卷宗是有關軍事問題。看完這些文件後，他按鈴叫來值勤副官，這一天是弗洛依克海軍上校，他把這堆多數經過批示的文件取走，並照例在每頁上蓋上一個圓圈裏有小型洛林十字旗的橡皮章，表明戴高樂將軍已閱此件。

十一時半，這位副官又走進將軍辦公室，他向例是不敲門的，將一份「法蘭西晚報」擱在放電話的小桌上。十二點一刻，共和國總統接見米歇爾·德勃雷。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的談話。德勃雷先生再次看到將軍時，是在他病逝的床上了。這次談話歷時半小時，戴高樂將軍向他的伙伴說了心裏話：「骰子已經擲了出去，我沒有別的辦法了。法國人民不再需要我，因此我只能走了……」米歇爾·德勃雷還想鬥爭下去，他對將軍說：「你明天的講演可以把相當一部分動搖分子拉到你這邊來。問題已經不是為區域改革作辯解。問題在於指明：為了一樁艱巨的任務，你需要法國人的支持。要講得有力，有感情。」將軍傾聽着他的前總理的話，但沒有被他說服。他對他重複說：「法國人希望我走開。但是我將堅持到最後。我將向他們作最後一次講話。但是我已不抱什麼幻想。」

戴高樂將軍和夫人看了下午一時的電視新聞的最初幾個鏡頭，就同巴·德·加來省的代表雅克·旺德魯、即他的妻舅及其夫人，共進午餐。

三時半，國家元首再次接見雅克·福卡爾。福卡爾後來說：「他看來好像是已經離職了。」關於撤離愛麗榭宮、轉移檔案、遷到索爾菲利諾街的細節他一一作了安排。辭別以前，福卡爾提到了安的列斯羣島、圭亞那和留尼汪島的輿論反應，對將軍說：「你不能在星期日晚間就宣佈離職，因為海外各省投票的結果到那時還沒有揭曉呢。」將軍未予答覆，

只用手一揮排除了這個論據。

兩小時後，共和國總統接見了他的私人秘書處主任札維埃·德·博蘭古，博蘭古從一九五四年以來就是他的助手，每星期給將軍送一次信件。國家元首在幾封信上簽了名（確切地說，共六封：幾封是收到贈書的謝信，幾封是慶祝婚禮的賀信，等等。其中有一封是寫給他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副官克洛德·居伊的，他給將軍寄來了一封表示忠誠的信）。簽署完畢，他轉身對博蘭古說：「大勢已去，我不會回到這裏來了。你是否願意在即將出現的新情況下，繼續負責我的秘書處？」博蘭古作了肯定的回答。關於這點，將軍從未懷疑過。他們研究了有關組織將軍的新秘書處的事務性問題。安頓在索爾菲利諾街完全是臨時性的，這點共和國總統很明確，首先因為他決定同過去脫離關係（在法國人民聯盟時期，以及在「跨越沙漠」時期，他的辦公處都設在索爾菲利諾街）；其次，因為「支持戴高樂將軍行動協會」和「公民行動總部」的會址都設在那裏。而將軍的意思是要乾淨徹底地引退。正如他寫給他的一位助手的信中所說，他希望「不論對別人還是對他自己來說，完完全全同現實脫離關係」。為此，他要求給他的秘書處找一個辦公地點。他想不時回到巴黎來，像他重返政界以前那樣。他甚至表示，他將恢復他的舊習慣：當他在巴黎逗留期間，下榻於拉·貝盧斯大廈。

在此期間，在將軍的左右，有些人曾策劃如果在公民表決中「反對」票取勝，就請求龐比杜先生宣佈他決定不當共和國總統的候選人。他們認為，如果這樣，那麼由於喬治·龐比杜當選而產生的更換總統的解決辦法就會消失，與此同時，就會釀成一種「要麼是戴高樂，要麼就是混亂」的兩難局面。將軍是否知道這個創議呢？據這些策劃者說，對那些當面提出這種意圖的人，「將軍沒有潑過冷水」。是否有人把這件事告訴過龐比杜呢？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這個計劃——在某些負責人看來未免有點天真——無論在哪個時候都沒有真正具體化。

下午六點，他的四位主要助手先後來到將軍辦公室作最後一次拜見。國家元首對拉朗德將軍宣稱：「即使我失敗了，勝利還是屬於我的。因為在歷史面前，我唯一關心的是歷史，後人會這樣說：我是在一個對國家十分必要的計劃問題上被推翻的。人們往後會覺察到我是正確的。」當他的私人參謀長對他說，「但是明天你還要向全國講話，你還要戰鬥……」，將軍卻謙遜地回答：「我將盡力而為。」他把拉朗德將軍遞呈他簽字的某些文件退還，並說道：「不，大可不必了……」

下午七點，莫里斯·顧夫·德姆維爾來訪。戴高樂將軍態度鎮靜。他表現得平靜、恬淡。但是總理沒有被表面現象所迷惑，他感到將軍五內俱焚，十分傷心不樂，傷心的是知

道次日就要被全國所否決。共和國總統向顧夫·德姆維爾先生說明他打算怎樣離開職權，明確提出他的善後安排和最後的指示，並告訴總理，下星期一上午貝爾納·特里科將交給他們兩個文件：宣佈他離職的公告和一封私人信件。共和國總統同總理還談到前途問題，談到將軍稱之爲「後果」的事。他表現悲觀，不抱任何幻想。他補充說：「我要徹底引退。任何事情都不參預……」這些都是告別的話。戴高樂將軍熱烈地感謝莫里斯·顧夫·德姆維爾。關於德姆維爾，他有一次曾這樣說：「要找到一個像顧夫·德姆維爾這樣有價值的人物，在法國歷史中必須上溯到很遠，很遠……甚至可能仍找不到這樣的人。」

正是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上午，是戴高樂將軍在愛麗榭宮的最後時刻。像平日一樣，他在辦公室裏研究他的副官戴斯克里安上校送來的例行公文。十一點鐘，他把他的最後一篇呼籲書作了錄音。這篇呼籲書將在當晚八點通過電視無線電廣播。在這篇講話中，他說：「你們的回答即將決定法國的命運，因爲如果你們多數人在這個重大課題上莊嚴地否決了我，那麼，不管那些支持我而現在還掌握着祖國前途的這批羣衆的人數、熱忱和忠誠如何，我顯然不能再担任目前作爲國家元首的任務。我將立即停止執行一切職責……」將軍遵守了諾言：儘管這是帶有戲劇性的時刻，但他態度是鎮定的。據法蘭西電視廣播組織的技術